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n the left, a dark, textured tree trunk rises vertically. From its branches, several colorful blossoms in shades of yellow, orange, and red emerge.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inting is dominated by large, bold, black ink strokes that resemble stylized foliage or a dense cluster of leaves. A small, square red seal is positioned on the lower left side of the tree trunk.

刘华写江西

刘华 著

三
家
卷

刘华 (P)

刘华写江西

刘华写江西 / 刘华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刘华 著

(ISBN 978-7-232-27862-3)

IV. ①I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1766号

刘华写江西

刘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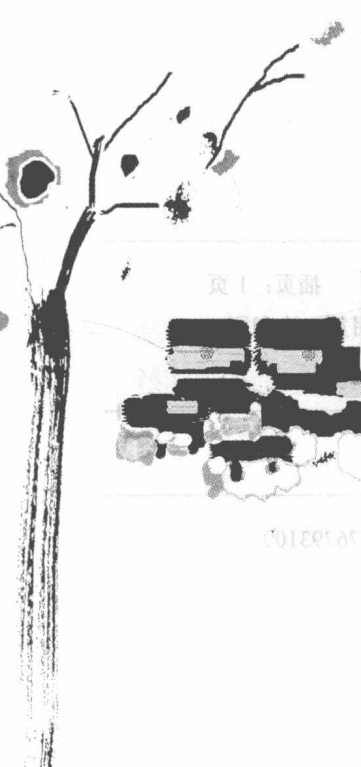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李永林

封面设计: 李永林

版式设计: 李永林

印刷: 武汉首印

ISBN 978-7-232-27862-3



ISBN 978-7-232-27862-3

定价: 30.00元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刘华写江西 / 刘华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54-7862-7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7766 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水墨工作室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7 千字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寻访鄱阳渔鼓

文字里的鄱阳令我兴致勃勃。那是民间艺术的鱼米之乡。它是雍容华美的，又是古朴深邃的，如脱胎漆器；它是率真放达的，又是清新悠扬的，如鄱湖渔歌；它是苍凉粗犷的，又是温婉醇厚的，如鄱阳渔鼓。

作为江西道情的一支，我想象鄱阳渔鼓应有波光粼粼、熏风阵阵、白帆点点，应有漂在湖上的草洲，掠过水面的河豚，追逐飞舟的江鸥。因为，它一定伴着安泊在码头边的橈桅，沉醉在酒馆茶肆里的漕工，和被夜晚从湖里捕捞上来的渔人，它是他们的桨和舵，酒和茶，生命中的抚慰和欢乐。

我要去访问鄱阳渔鼓。却不是为了自己的想象，而是为了一个叫人感伤又惊奇的故事——

我的同事小李，为调查民间艺术资源事，去到鄱阳。看罢脱胎漆器，又要寻访鄱阳渔鼓。四下探问，大多浑然不知，偶有恍然忆起。唯一让人欣慰的告知是，可能还有个传人，不过，他是个盲人，已经好些年不见踪影了，或许不在世了吧？

小李是鄱阳人，与亲戚聊着寻访的结果，挺灰心的。亲戚沉吟片刻，道：他要真是个盲人，那就好办了！

——如何？

——跑到大街上随便找个盲人一问，不就知道了吗？他们之间相互都认识。

原来，在一个黑黢黢的世界里，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各自高擎心灯，让对方辨识，为彼此照明。

此法果然奏效。亲戚上了趟街，立马就把那位盲艺人的住址带回来

了。小李按照那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他家。他不过年近花甲，却有好几年没再出门了，既然流行歌曲横行于世，想来他也是知音难觅，无奈得很。

可是，这位艺人并非鄱阳渔鼓的传人；
他倾尽一生演唱的是鄱阳鼓书。

我的寻访不曾开始，便可料知结果。那么，我就把寻访当作一次追忆和缅怀吧。

渔鼓，亦称道情，曾普遍活跃于江西各地，形式大致相同，曲调则因方言、语音不同而形成多种风格。我朦胧记得，儿时似曾相识，它是被一个年轻女子竖抱在臂弯里的竹筒，它是那个女人击筒伴奏的歌声。我记得她身后藏着个小女孩，那才是属于她的明亮的眼睛。当年真该问问，她是随远方的火车流落到我的小城，还是走信江来到鄱阳。她在铁路边的宿舍区挨家挨户唱着，后来，不知道那双天真的大眼睛把她带向了何方。

此刻，我从鄱阳几位朋友的口中，追寻着关于渔鼓的蛛丝马迹。言谈之中，历史如雾，一群群，一团团，在浩淼的湖面上奔走，鄱阳古城时隐时现，明明灭灭闪烁其间的是一些词语和诗句，比如“舟车四达，商贾辐辏”，比如“十里长街半边商，万家灯火不夜天”。橹帆之间，酒旗之下，楚骚遗风、吴越旧习、中原古韵顺水随舟而来，在此登岸靠港，自是交汇混杂，相互影响；就像在南戏和弋阳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腔，与乱弹、徽剧、秦腔、昆曲等皮黄声腔融融糅合形成了饶河戏一样，想必南北的民间说唱艺术也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码头，它们交相辉映，共生共荣。

烟波之中，渔鼓的讯息微弱得时断时续。我仅仅得知，鄱阳渔鼓主要活跃在鄱北一带，演唱渔鼓用以伴奏的道情筒，筒底蒙以河豚皮的护心皮，蒙时，鱼皮是湿的，干后绷紧，击打便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知道，流传在南北各地的道情，道情筒一般蒙的是猪皮羊皮，鄱阳渔鼓的渔区特色也体现在击乐器上了；而它唱腔的特色在于，吸收了当地的鼓书、

山歌、渔歌及民歌小调的旋律，具有浓郁的水乡风情，曲调富于变化。传统曲目以长篇为主，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解放后，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曲目。七十年代，由当地的曲艺家陈先贤作词、作曲家黄河九作曲创作的《莲子情》等两个节目，先后在《海峡之声》电台播出。当年，黄老师还用那种宽宽的老式磁带录了音，如今磁带尚存，可惜却找不到能够放音的录放机了。看来，黑色幽默有时也是生活的本真。

两位老师回忆着渔鼓，很自然地想到一个叫“牛子”的盲艺人。这个名字也在年轻人的唇边跳了一下，也许它触动了年轻人的童年记忆？若然，那么，“牛子”就是一个被集体记忆湮没在深处的神秘名字了。

“牛子”已作古多年。“牛子”姓周，没有人知道他还有否别的大名尊号。但陈、黄二位老师仍能你一言我一语地勾勒出他的音容笑貌。周牛子个头在一米六五左右，稍胖，大脸盘，天门饱满；声音中气足，但可能不太注意保养嗓子，演唱时嗓音有些沙哑，“像老化的磁带一样”，唱高腔时感觉要好些；牛子应变能力、记忆力很强，能通过声音来认人，哪怕人们有意变声逗他，他也能分辨得出来。

早年，牛子卖艺谋生的所在，是鄱阳县城东门头的会仙楼茶馆。每天上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一二小时，他演唱的内容有封神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等。

我寻访着鄱阳渔鼓，不知不觉，却又叩响了鼓书的门儿——朋友们领着去找牛子的传人，没想到，这位盲艺人恰恰正是我的同事先前访问过的那位鼓书艺人。看来，牛子是十八般技艺样样皆通，这也是和鄱阳渔鼓融汇鼓书旋律的唱腔特色相吻合的。

他叫徐安主，是牛子的大弟子，十一岁时就跟着牛子学鼓书，十四岁时进了县赣剧团的曲艺队，学拉小赣胡、吹笛子。听说这个曲艺队是特意为集合散落城乡的民间艺人而成立的，当年牛子也进去了，从徐先生的年龄判断，其时当在六十年代初期。

徐先生听说我的来意，立即进了里屋，打开了录放机。原来，他已录下了自己执云板、敲圆鼓伴奏的演唱——

一人一马一杆枪 / 两个不和动刀枪 / 三气周瑜芦花荡 / 四郎失落在番邦 / 伍子胥大骂昭关过 / 六郎镇守在山关 / 七擒孟获诸葛亮 / 八仙跳海老龙王 / 九反中原四太子 / 十面埋伏楚霸王……

这是鼓书的鼓板头，仿佛戏曲正本前的“跳加官”。我听不懂词，便盯着徐先生瞧，忽然觉得人们描述的牛子倒是活像了他，也是那样的个头、体态，也是那样的脸盘、表情，也是那样的中气和嗓音！

徐先生的妻子也是一位盲艺人。让我惊讶的是，徐先生腕上竟戴着手表，而他们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厅堂里挂着壁钟，里屋有一台电视机，门口还悬着一只鸟笼子。这一切全都属于明亮的眼睛！

录放机里，徐先生在唱各色人等的苦乐哀愁了。作为盲人的民间艺人更需要某些特异的生存能力，比如记忆力，一般的鼓书文本，他们听一遍就必须强记住，复杂的，至多容你再听一两遍。然而，一旦唱起自己的生活，却是豁达得很，那乐观里甚至不无浪漫——

小小鼓儿圆纠纠 / 出在苏杭并二州 / 说书人将钱买到手 / 供（jiōng）家养眷度春秋 / 白天把它当战马 / 晚上把它当枕头 / 千里不带柴和米 / 万里不带点灯油 / 吃饭穿衣找它要 / 五湖四海凭我游……

从前须“买到手”的才艺，现在可是滞销了。我的同事曾问过他收没收徒弟，他不无揶揄地说，而今收徒弟岂不要给人家付工资？离开徐家后，我总在猜他养鸟的目的。哦，对了，笼中的一对翠鸟，不会是他最后的听众吧，或者，能够鹦鹉学舌的关门弟子？

一阵怅然之后，我还是感激这次寻访之旅。这是一次精神还乡，乡土的生活和艺术渐渐地隐退于记忆之中，但这记忆也足以激活我们的想象。我为今后只能通过想象来领略的民间艺术感动不已。

我感动于陈老师学唱的搬运号子、排工号子和成为黄老师创作素材的插秧号子。那是承载着生活重负的身体之歌，那是伴随着劳动节奏的

生命吟唱；

我感动于串堂。那种走村串户、坐堂清唱的表演形式，十分灵活，一伙文场，一伙武场，仅需十来个演员就可以让老百姓过足戏瘾。它把饶河戏请出了祠堂、剧场，使之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我感动于徘徊。陈老师描述的徘徊，发生在一个个意境优美的夏夜。那时，江湖边还没有圩堤；那时，指的是现在的老人还是少年的时候。没有圩堤的水边，漫漶的夜也没有圩堤，只有船如阵、桅如林，影影幢幢一座水之城、月之城，一叶叶轻舟载着唱小曲的民间艺人，流连在水月的街巷，徘徊于船家的庭院。所谓“徘徊”，就是因此得名的吧？徐先生的妻子就是唱小曲的，我想，当年那穿过桅林、披着月光登上岸去的歌声里，一定有她的妙曼，她的甜润；

我感动于鄱湖渔歌。最动听的渔歌总是伴着桨声欸乃，唱在半夜时分。那时，夜捕的渔人离开夜深人静的湖岸，追着月光水色，划向万籁无声的迷蒙处。大约也只有此时此刻，渔人才是湖的主人、夜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他们会很放肆地唱起来。我想象那自由的歌声一定会撩醒某座岛上的宿鸟，一定会追赶着游鱼在湖上撒欢儿，得意极了，那歌声甚至会跳进波光里裸泳。

说到夜捕，陈老师给我介绍了一种叫渔卡的渔具。那是用毛竹桠削成的竹针，使用时扭弯套上芦苇管，插入饵料。鱼儿咬钩，竹针便绷直了，撑在鱼嘴里，谁让它贪嘴呢。传说姜太公直钩钓直鱼，用的正是这种很人性化的渔卡；而渔人夜捕，就是把“贪鱼”打捞进舱。莫非，夜半的渔歌因此才无愧无悔、无拘无束？

七十二岁的作曲家黄老师陶醉在夜捕的渔歌声中，而我陶醉在自己的想象之中。黄老师鼓舞着我的想象，他很确定地说：等到秋天你来，肯定听得到。

陈老师插话强调道：要有望月。

不必问为什么了，从今天起，我等着一个有望月的秋夜。

叩问石塘寻洛阳

石塘镇在鹅湖书院的前方，在永平铜矿的前方，在横亘于闽赣边界的武夷山下，在一条满是鹅卵石的河流上游，在厚厚的故纸堆里，在薄薄的折扇之中。

石塘镇是一本本奏章，一册册典籍，一页页契文，一轴轴书画……对了，石塘镇是纸上的古镇，纸上的家园，为纸而聚居于纸上，因纸而扬名于纸上。

我通过纸的倾诉，得知了石塘；

通过石塘，我要叩问纸的消息。

河床无语。虽然，因道路泥泞我不得不绕行，此时依然下着小雨，而那么宽的河面上，却只有一线细流蛇一般游走，团团簇簇的茅草齐人高，草秸上飘摇着上次山洪留下的纪念物。满床的石头更是历次山洪的见证。

枯槁的河流是一种暗示。暗示着石塘已经老去，纸的历史已经发黄。因为，水是纸的生身父母，是纸的肉体和灵魂。不信，请读清人程鸿益所作的《铅山竹枝词》——

未成绿竹取为丝，三伐还须九洗之。

煮罢皇锅舂野礮，方才盼到下槽时。

双竿入水搅纷纭，渣滓清虚两不分。

掬水捞云云在手，一帘波荡一层云。

这首词，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铅山纸包括石塘纸的制作全过程，民谚

则称之为“措手七十二，一纸方荡成”，而在造纸的这么多道工序中，始终离不开水。石塘镇是纸做的，而纸又是水做的。

那么，我为干涸的河床而感伤，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流水有情。原来，水早已走街串巷，登门入户。它在古镇的长街边徜徉，在许多人家的庭院里流连。像一个袅袅娜娜的女子，在雨巷中时而隐没，时而显现，狐媚一般；又像一帮捉迷藏的孩子，纷纷藏进别家的门户，甚至谁的床下，终是憋忍不住，在大门前探出明澈的大眼睛。

这是一条长达二千米的官圳，明嘉靖年间由铅山知县倡建。官圳在南面的石塘河上游引水，入口处的来龙山嘴正好有一块龟背形乌石，人们因地制宜凿石开洞，借用乌石的坚固，使之成为控制来水的闸口。河水沿着鹅卵石与三合土拌浆嵌砌的官圳，经镇东一片民居的地下蜿蜒穿过，而后分流成“人”字形，沿潘家弄和下街流去。每户人家的青石板下都有潺潺水声，有的人家索性引水入院，形成一个个方便盥洗的内官坑。

流水认识每一张人面桃花。流水也记住了枕边所有的呢喃和梦呓。官圳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那是无疑的了，我想探问的是，这源源活水，是否也倾注了以纸为业的人们对水的膜拜和感恩，对财富的来势的渴盼呢？若然，这是多么虔诚的膜拜，多么真挚的感恩，多么生动的渴盼！

我追溯着石塘河水的来路，探究石塘的造纸历史。

早在元代，这里就有纸槽云集。至明代中叶，造纸业已十分兴旺，工艺水平也大为提高，当时，每年产纸上千万张，其中三十余万张作为奏本用纸被官府收购，其余则投放市场。正因为石塘及该县的陈坊和杨村一带纸业发达，明代的铅山县成为我国江南地区的“五大手工业区域”之一，与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浆染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一道名扬天下。清乾隆、嘉庆年间，印书制纸的大量需求推动了石塘纸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时，从事纸业者竟占当地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三，最盛时仅抚州籍工人就有三千人。各地商贾自然纷至沓来，那早已倾圮的山陕会馆，那依然幸存的饶州会馆、抚州会馆，便是当年纸醉金迷的

见证。

我追寻着石塘河水的去路，摄取石塘远行的背影。

在这里，满山竹海是造纸取之不竭的原料，茂盛的植被中富有各种可为纸药的植物，来自山中的流水不仅为制料抄纸提供了优质水源，这条石塘河还与古驿道联手，把石塘纸的美誉播撒到四方。石塘纸“名色亦异”，品种繁多，有关山、连史、京川、贡川和毛边，等等。关山纸作为石塘的名产，用途较广，尤为北方市场所青睐。民国时期，石塘造纸厂生产的毛边、关山等纸，运往外地销售时都要打上“江西铅山石塘造纸厂”的珠红钤记，其中“石塘”二字稍有歪斜。听说，建国初有一批关山纸销往香港，当时的纸厂办事人认为原钤记上的“石塘”二字歪斜不美观，便重新雕刻了一枚“江西铅山石塘造纸厂”的印章加盖于上。不料，香港商家竟据此认为是假冒产品，要求退货，经厂方致书说明，那批纸张才被收下。这件事给了石塘一个教训，此后，外销之纸，一如既往使用老印章。谁让那歪斜的钤记早就成了石塘纸的身份证呢？

沿着有水声相伴的街巷，我进入纸上的历史，纸上的生活。雕刻精美的门面就是它的封面，敞亮气派的厅堂就是它的内容，居家生活的场景就是它的插图。对了，如今在石塘能够看到的，就是一座座古民居了。那些老房子依然以纸号为标榜，它们的门匾依然陶醉在“赖家字纸行”、“查家纸行”、“复生源纸行”、“金鸿昌纸行”、“松泰行”的荣耀里。在众多纸行中，“复生源”名气尤大，杭州、天津乃至黑龙江均有其分号，北方有不少纸店都以挂牌经销“复生源”纸品的办法来招揽顾客，而铅山县城所在的河口街上，一些钱庄则以与该纸号有业务往来为荣幸。

鳞次栉比的建筑曾是财富的纪念碑，如今，它们正在老去，正在颓败，便成了金钱的墓志铭。

年三十夜弄、商会弄、天后宫巷这样的地名，连接的是商贾辐辏、市声扰攘的旧日繁华；而在一座月亮门之上，“品重洛阳”的匾额指向的却是，石塘纸的质地，古镇生活的质地。

纸的质地，让石塘的骄傲底气十足；纸的质地，来自复杂的工艺和讲究的选料。在石塘，纸品不同，选料、制料方法也不同，次等纸用的

是生料，即用石灰等腌制嫩竹为料；而连史、关山等上等纸则用熟料，即以嫩竹制成竹纸后，还要经蒸煮、漂白等道工序方可下槽抄纸。生产连史纸所用的嫩竹，于立夏前后砍伐取用，纸料需经过几个月日晒雨淋而自然漂白，生产周期为一年，纸质洁白莹辉，细嫩柔韧，有隐约帘纹，防虫耐热，永不变色，有“寿纸千年”之誉，旧时，贵重书籍、碑帖、契文、书画、扇面多用之。关山纸的主要原料除了竹丝，还需稻草，而且，必须是一季晚稻的稻草。加工的每道工序也是非常严格的，如抄纸时，每张纸只能用帘在槽中抄二次半，同时规定，第一次只准抄半帘，即帘床帘皮在槽中没水二分之一的面积就要立即提起，第二次、第三次方可抄全帘，这样，才能确保每张湿纸厚薄均匀如一。

因为资源丰富，历史上的江西有许多地方都是纸产地。如永丰县的毛边纸也是较为著名的纸品。它的原料也是没开枝、没长大的嫩竹，当地人称为“竹麻”。每年立夏前后半个月砍伐竹麻，放在池塘里加生石灰腐沤四十天，而后，洗净石灰，再用清水浸泡发酵三十天，就成了造毛边纸的原料。这时，要手工剥去青皮、竹节等，放在一种特制的工具上凭着脚踩捣烂，再用竹帘在水中抄制。纸张基本成型后，刷在风房的火墙上焙干，焙干后的纸张是白色的，光滑、匀细、韧性好，吸水性强、不淡墨，字迹经久不变，而且，百年不蛀不变色，是书写、印刷之佳品，故有记载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据说，永丰在唐代就曾用蕨类植物纤维制成“陟厘纸”，被列为宫廷用纸。到明代，永丰的竹纸则因倍受一位常熟人的青睐而扬名，那人名叫毛晋，以经营校勘刻书为业，他印书所用的纸张都是在江西定做的，采买之后，他喜好在纸边盖一个篆书“毛”字印章，永丰“毛边纸”就此得名。

凭着道听途说，我不厌其烦地记下造纸工艺之皮毛。我之所以如此好奇，是因为传统工艺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技术手段，其中还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最早的工艺典籍《考工记》中有言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原来，工艺就是合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造物过程，工艺，本是一个蕴有天地造化的生动而美妙的名词。这种工艺创造观，是“天人

合一”精神的阐释和体现，显示了一种力图全面把握、协调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高远意图。

传统的造纸工艺显然也浸润着这一工艺思想。眺望岁月的远方，但见那里是新笋拔节、清泉潺潺，是波光潋滟、雾气氤氲。造纸的生产时空与自然顺应不悖，造纸的行工技艺与物材性理顺应不悖，纸张的文书品性与人格身心也是顺应不悖的，追求纸质洁白莹辉、细嫩柔韧的那番匠心，何尝不曾渗透对幽雅、高洁的人生境界的崇尚呢？

我又想到了水。所谓“地气”就是水了吧？在许多的传统工艺中，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柔软的水，其实是特别有力量的。经水淬火，锻打的铁器无坚不摧；经水淘洗，宝贵的矿石露出真容；同样，经水沤泡，坚硬的竹材化为玉帛。

于是，我更愿意把官圳的源源活水，看作是石塘人对水的膜拜和感恩。这番虔敬，我在广丰十都村的王家大屋里曾经领略过。王家大屋建于清乾隆年间，祖籍山西的屋主人王直贤正是因经营纸业而定居此地。整个建筑群占地四十余亩，除厅堂外还有房间一百零八间，三十六个天井和四个水池相嵌在大屋的回廊之间。如此规模宏大、结构繁复的大院内，所有建筑只有一个榫头。因此，尽管长期无人修缮，它依然能巍巍然栉风沐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用石头垒砌的水池，据说，它们连着村边的丰溪河水脉，河中水涨，池中水满，河中水落，池中的水却也不会干涸。尽管，昔时赏月观鱼、吟诗赋句的清静之地，如今已被居住在其中的村民因地制宜，利用水池养鱼、养水浮莲，然而，在我看来，那步入大屋中的水脉，该是当年王老爷家的座上客了，四座水池便是四把饰以精美石雕的太师椅，水端坐在王家亲切的目光里，像一尊尊神明被那虔诚的眼神供奉着，祷祝着。

石塘的官圳，则是所有庭院共同的好友。它依然流连在家家户户的门前，日夜和人们促膝交谈，可是，它的话题已不再是造纸带给古镇的生气，流水所象征的财势。

砖木有心，流水有意，它们该是在诉说自己对“品重洛阳”的缅怀吧？

浪漫的毛楂

毛楂，南方山上的一种野果，形同算盘珠子，应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仲秋时节果实成熟，红彤彤的，黄澄澄的，未及成熟的便是青绿色。我在孩提时代，经常结伴上山采摘，在所有的野果中，比如“乌米饭”、“糖罐子”、野栗子等等，毛楂的风味最是叫人垂涎，酸而又甜，且香而又面，颇似山楂，仿佛也蕴有某种难忘且难言的爱情的味道。我不知道藏在草窠里或匍匐在崖畔的委琐的毛楂，能否和俏立于情歌中的山楂树攀上亲戚。

毛楂果然也是浪漫之果。我是在三清山的秋色里听说毛楂的浪漫的。朋友告诉我：秋天，很多果实都成熟了，毛楂也有秋天，寂寞地生长在山坡上的毛楂也成熟了。于是，三清山脚下的玉山县横街镇，便有了“毛楂会”。朋友描述的毛楂会，听起来像是农闲时节的一次赶大集，像一些地方“文革”期间及随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所谓“物资交流会”，满街的竹木器具、铁件土产、服装鞋帽、百货食品，满街的叫卖吆喝、讨价还价、磕磕碰碰、推推搡搡，而在横街，它的集市最抢眼的是小如算珠的毛楂，它的集市是毛楂的约会，毛楂的盛会，是毛楂的圩市，毛楂的闹市。山上的毛楂纷至沓来，四面八方的男女为了鲜亮如珠的毛楂蜂拥而至。

想象那个场面令我激动不已。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汉族老百姓何曾有过如此的浪漫哟！为了这么一天，人们要不辞辛苦上山去，从草窠里、荆棘丛中，搜寻零零落落的毛楂，然后，把采撷来的毛楂串成项链、串成手链，去赶赴毛楂的圩市，毛楂的盛会。我想象，毛楂会那天，挂在人们脖颈上的毛楂的项链，会把横街串成一条艳丽的充满野趣的天街。

可惜，连续两年，我错过了毛楂会的日子。

两年间，我屡次打听或在网上搜索关于毛楂会的更多信息，无奈所获寥寥。只说它是乡间的商品交易活动，与别处的圩市不同处，无非就是风情别具的毛楂项链了。不过，我对毛楂会的兴趣，不仅仅因为毛楂项链所表达的浪漫精神和乡野气息，我更关切的是，毛楂该不是香火之一种吧？若然，毛楂会祀奉的是哪位尊神呢，形式上表现为毛楂会的商品交易活动难道不会遗存庙会的只鳞片爪吗？

我相信毛楂会由庙会演变而来。我记得在破除了封建迷信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赣东北有一些交通便利的大集镇，每年中秋前后都会约定一般，此起彼伏地先后举办物资交流会，各地商家秋后的麻雀一般呼啦啦飞来飞去，互通有无。老百姓习惯称之为“漾会”。方言中，“漾”有人多、热闹之意，“漾会”其实就是庙会，至今赣南乡村仍有称庙会和禳神活动为“过漾”的。

一年一度的横街毛楂会在农历八月十二举行。前往八月十二，我要穿过毛楂的长街，去寻找香烟缭绕的庙宇，哪怕只剩残存的古庙基脚或碑石，我坚信有这么一座古庙耸立在八月十二日。否则，四面八方甚至包括浙苏皖闽粤的远客齐聚此地，是不可思议的；这般凡俗、滥贱的野果成为人们钟情的圣物、吉祥物，也是不可思议的。果不其然，绕过青年人、中年人茫然的目光，我在几位老人的唇齿之间找到了肯定的答案。他们回忆着，解释着，乃至相互争辩着，难懂的方言和含混的词语中，真的有神灵庇佑，真的有四方来朝。

横街乃出入三清山、怀玉山和南山的古镇，有玉琊溪汇入信江，进而连通鄱阳湖和长江，水运之利使之成为偌大一片山区物产的出口、财富的进口。据当地一位八十多岁的刘姓老者介绍，早在南宋时期，刘氏九世祖刘允迪高中进士，从福建到德安当县令，并有任四川沿海制置司使军参议和朝散大夫经历，最后弃官归隐玉山县横街，开办梅溪义学。其与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交往颇深，朱熹曾应邀前来梅溪义学讲学，并留下了《梅溪义学八景诗》。所谓“梅溪义学八景”，其实赞颂的是横街的山水环境和人文历史，八景分别是团村古渡、黄山万松、花山逸